

顺应论视角下《想北平》英译研究

刘冉

(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秦皇岛 066000)

摘要:本文从维索尔伦(Verschueren)的语用顺应论的相关概念出发,对散文《想北平》(张培基译)进行研究与探讨,文章主要从顺应理论框架下的语境关系,语言结构,顺应动态性以及意识凸显程度等四个维度出发对译文加以分析,并探讨译文如何在词汇,句法以及文化层面实现顺应。经研究发现,语用学领域的顺应理论能够对散文翻译实践有所裨益。

关键词:顺应论;散文翻译;动态顺应;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

《想北平》是老舍先生于1936年所著写的一篇现代散文。老舍先生在文章中没有对北平浓厚的人文底蕴与自然风景夸夸其谈,而是通过一景一物的朴实直白的刻画描写,搭建出与读者沟通的一座情感桥梁。文章语言简洁,情感真挚,蕴含浓厚的北京地方特色,通过娓娓叙谈,表达出自己对于故乡北平的一种溢于言表、发自内心的眷恋与怀念,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北平的思念与热爱之情。《想北平》由张培基教授进行英译,其译文自然流畅、忠实地道、保持了“原汁原味”,无论在感情和风格上都实现了完美且贴切的转换。尽管国内已经有很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想北平》从整体上进行了评析探讨,但却鲜少有在顺应论的视角下对《想北平》进行研究。

一、理论简介

根据维索尔伦的提出的语言顺应论,语言是处于动态使用中的。在交际过程中,从词汇到语句再到语篇的组合必然要不断进行转换与选择。这种选择是可能下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之所以进行选择的原因可能源自于语言内部,或者来源于语言外部。据此,他提出的“语用学综观”的观点,指出对语言使用的具体阐释以及分析应当从四个方面进行思考探究:即语境关系、语言结构、顺应的动态性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凸显程度。语言顺应论指出,语言的使用过程实则即为一个不断进行选择与抉择的过程。为实现处于各种原因的交际目的,交际双方应根据所处具体语言境来选择不同的交际手段与方式。翻译的实质是动态地源语转变为目标语的行为,此过程即是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内实现顺应。因此在进行翻译时,译者要充分地了解作品中反映出的文化背景、时代内涵等方面的因素,并将这些方面反映在翻译中。虽然该理论属于语用学理论,但在散文翻译方面也颇具指导作用。

二、顺应论在《想北平》英译中的应用

(一)语境关系顺应

顺应论下的语境关系主要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两大模块。[5]鉴于翻译的本质是通过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实现交流意图。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尽最大可能传达出原文中交际双方的言语风格与思想感情,从而尽可能地实现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层面上的顺应。如:

例1:以此类推,我所知道的那点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牛的一毛。

It follows that, in contrast with Peiping in its entirety, what little I know about it is probably a mere drop in the ocean.

实现语境关系层面的顺应,主要要求译者需在翻译时联系上下文语境,并进行语句顺应,以准确地传达出原文所要表达的信息。[2]联系上下文语境,可以看出“in contrast with Peiping in its entirety”是补充译出的成分,补充出“和真正(全部的)北平相比”,(我的北平只是)使得译文更加流畅易懂。这里译者通过增译,实现了语境关系层面的顺应,同时也将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准确地再现出来。

例2:每一城楼,每一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

Each gate tower of the city wall and each pailou (decorated archway) can be seen from afar. And the Northern and Western hills are visible to people in the open streets.

“牌楼”是中华传统建筑,虽然中国读者可能对其有所了解,但很多国外读者可能无法了解其真正含义,因此译者这里通过音译加解释的方法,在保留其文化形式的基础上,通过解释加注对其进行解释说明,使得目标语读者对该建筑有初步大概的认识与了解,传递出了中华传统建筑的真正含义,使其更加易于理解。

(二)语言结构顺应

语言结构层面的顺应包括对句式、词汇、语篇结构以及文体风格等做出顺应,最大程度地将文本所表达的内容与情感传递给目的语读者,使其符合读者思维方式与思想感情[4]。如:

例1: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是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

That is quite a letdown to both Peiping and myself, for it is to this ancient city that I owe what I have within me, including my early knowledge and impressions as well as much of my character and temperament.

在翻译时,译者在词汇层面选取了词性转换法,“辜负”和“对不起”有相近之意,因此张培基先生将这两个元素合并译为名词“letdown”,同时将“得自”和“赐给”合并译为动词“owe”;同时在句子层面采用了省略译法,把“知识、印象、性格、脾气”巧妙地用一个 including A and B as well as C 结构整合在了一起。经过以上的一系列的转换调整,使得译文更加简明晓畅,逻辑分明,并很好地顺应了目标语的语言结构。

例2: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

译文: Now, let me leave off writing, for I am on the point of shedding tears. How I miss Peiping!

在此句中,译者通过补充出表示因果关系的“for”一词,将原文中隐含的因果关系表现了出来,这样一来,不仅使得译文的逻辑关系更加清晰分明、易于理解,而且为作者内心对故乡北平的眷恋与深深的思念之情提供了合理的逻辑根据,通过增译逻辑连词实现了语言结构层面的顺应。

(三)顺应的动态性

语言的选择与使用过程发生于具体的语言环境之中,而该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特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根据不同语言的语境、语言结构以及文化背景不断进行调整,并通过仔细观察目标语言表达方式及其语言特点,向目标语读者的语言习惯以及思维模式方面进行积极靠拢,通过不断揣摩动态语境下顺应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会话含义,最终顺应原文读者所要表达的真正情感信息。如:

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我自由的喘气;不在有有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

However, what distinguishes Peiping is not the perfect layout, but the open spaces here and there where people can breathe freely; not the many beautiful buildings, but the open grounds around each building which add to its architectural beauty.

英汉两种语言存在“形合与意合”的差异。就衔接方式而言,英语多用“形合”,而汉语则重“意合”。原文由四个短句排列而成,却缺少衔接连词。如果这里译者没有进行任何处理,即没有增加表示逻辑关系的连词“However”一词,很可能会使读者不能更好地理解其中的逻辑关系,甚至可能会造成困惑和误解。因此在译文中,译者通过增加“However”这一转折连词,更好地突出了句中的转折关系,从而实现了顺应的动态性。

(四)顺应中的意识突显

语言使用者在选择任何一种语言皆会考量具体语言使用环境以及搭配等因素,这种“考量”即是所谓的自返意识,也可以称其作为一种自我监控过程[6]。在使用语言和选择语言的过程中通常都伴随着意识凸显,其程度高低与文本内容密切相关。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适应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认知习惯、语言表达等综合因素出发,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深层含义和原文作者所要表达的隐含意义。例如:

例 1: 果子有不少是由西山与北山来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儿呀!

Fruits come mainly from the western and northern suburbs, such as crab apples and cherry apples from the Western Hills, and jujubes and persimmons from the Northern Hills. Look, how they are still covered with frostlike bloom when they are put on the market!

这里作者通过采用一种简单朴素的“聊家常式”的语言,一方面缩小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也表达出自己对土生土长的故乡—北平的热爱。因此张培基教授在翻译过程中结合原文作者的思想情感,采用增译法,通过添加动词“look”一词,体现出了原文风格与感情,不仅使得这一景象仿佛跃然眼前,而且也更生动地流露出作者对北平的眷恋与赞美之情。

例 2: 哼,美国的橘子包着纸,遇到北平的带着霜儿的玉李,还不愧杀!

Indeed, America's paper-wrapped oranges will pale beside Peiping's plums bearing a thin coating of frostlike bloom!

文章中“哼”一词是一个语气词,作者在这里意在表达出对于自己故乡北平的生产的果子的一种骄傲与自豪的情感,而并不是有意针对对于“美国的橘子”进行任何贬低或者不屑之意。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张培基老先生将“哼”这个语气词处理成为了“indeed”,尽管此句在思想情感方面可能透露出作者的几分不服气的情感,但文章更多的是在阐述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着重突出作者对北平的深切热爱与眷恋之情。故“indeed”更能传达出作者的本意,也更能能够凸显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意识程度。

结语

通过分析张培基先生《想北平》英译本中的一些具体翻译实例,不难发现,语言的使用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2」而语言的选择与使用则有必要考虑语言使用双方共同的心理情感认知与文化背景信息,以顺应双方语言习惯以及心理认知。由此可以看出,语言学领域顺应论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文学翻译中具体翻译案例的所应用的翻译方法以及翻译策略,并能够对译者翻译所产生的最终语言风格以及感情色彩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对于文学翻译来说,译者在散文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做到忠于原文,即忠实地传达出原文基本含义;也要做到通顺明晰,只有通俗易懂,讲究原文的形式,而且更应尽可能在原文的风格韵味与感情表达上下足功夫仔细研磨,反复推敲。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将中国文学作品加以译介与传播,为树立文化自信,帮助中国故事走出家门、传递中国声音、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 [2]钱冠连.论维索尔伦的元语用选择[J].外国语,1990(4):23-28.
- [3]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Edward Arnold(Publishers) Limited,2000.
- [4]马卉.语言顺应论对翻译的启示[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6(5):55-57.
- [5]马利.Verschueren 语言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沈阳农业
- [6]何自然,冉永平.新编语用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7]陈姝彤.浅析张培基先生英译散文作品中的翻译原则[J].时代文学,2012.

作者简介:刘冉,1996年4月,女,满族,祖籍河北承德,硕士在读,现就读于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